

七〇代作家的心灵史

渐行渐远

王少辉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七〇代作家的心灵史

渐行渐远

王少辉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行渐远/王少辉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688-172-7

I. 渐... II. 王...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11390号

渐行渐远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23366354 (022)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开本	880X1230mm 1/32
印张	9.25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目录

1	自我的神话
12	模糊的记忆
14	故乡七题
24	两个梦的解释
27	革命时期的父亲
31	我的小贩生涯
34	一个人的寂寞
37	堂兄与小人书
41	“猴子”的画
44	多数人的专政
47	体罚与虐待狂
49	校园性骚扰
51	传统的冰河不解冻
62	丑小鸭会飞
67	人生忧愁文学始
70	体验斗争哲学
78	校园女生
81	陈君的两个世界
85	死婴·坟墓·佛堂
88	传统文人的胎儿
91	“现代仲永”及其教训
94	告别那块贫瘠的土地
96	新版《背影》
99	我的老师们
103	何谓集体生活？
105	失眠·焦虑·考试恐惧症
108	曲水流的落日
110	月色·长笛·诗
115	失败的工商转型
119	拯救自己
122	病中读书
126	从田园诗到古典文学
129	自己的园地
132	宁静的乡村

目录

Contents

研究思维的方法	134
审美与道德观	137
杜诗别裁	141
初读鲁迅	144
怀念那个盛夏之夜	148
城市化的矛盾和小说处女作	150
新版《范进中举》	153
“独木桥”上的沉思	162
蜃居莲花山下	165
准军事化生活	169
宿舍里孤独的身影	173
我与《清泉》杂志	178
同病并不相怜	188
国家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	192
城乡结合部	197
无法寻觅的家园	205
窃贼与警察	209
“第一次”发表作品	212
最后的古典	216
婚姻与矿泉水	221
初到江南	224
青年文学协会与地方性写作	231
性格与命运	235
回头太难	240
思想的转向	245
先富群体的生活方式	250
五月的游行	258
一个奇怪的梦	260
“9·21”地震随想	265
财富“原罪”及救赎	268
2000年：一个世纪的终结	275
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280
信仰的缺位与精神家园的荒芜	286
后记	289

自我的神话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个人不再感到有一种成为某一世界中心的需要，而是感到自己被融入了集体的架构中，这样的文明是不会产生自传的，这正是公元 1750 年以前的几千年间的情况。这也许是明天将发生的情况。但是对于今天和以后一段时间来说，自传有机会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伟大神话之一——自我的神话的最令人着迷的方面之一，继续存在下去。

——[法]菲力浦·勒热讷

一、关于自传契约

1750 年在勒热讷那里之所以成为一条分界线，是与在此之后卢梭的《忏悔录》的问世离不开的。无疑，勒热讷认为 1750 年以后，由卢梭开创的自传风格，是个性解放、人性凸现的象征。而另一位自传研究者乔治·古斯多夫则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卢梭《忏悔录》的出现，是自传世俗化的开始，是该文体神圣性的终结。

当我开始构思这部书稿的时候，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也同样困扰着我。如果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没有民主观念的认同，如果

没有发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股东（世界公民）之一，我就不会萌生写自传的想法。我在撰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意识压抑着我：你只不过是一个普罗大众。但是，我也想到，卢梭在发表《忏悔录》等作品之前，也不过是一个普罗大众。这一点倒是两千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看得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传恰恰是反抗文化垄断的一种重要文体，是对“二十四姓之家谱”（梁启超语）的颠覆。2000年，卫慧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上海宝贝》一书，传媒誉之为“1970年代”的代表。这种专制式话语令我反感，他们利用操控媒体的权力，册封出这么一个“代表”，活生生的70年代人的存在，就被化约为一个单一模式。这是明目张胆地虚构历史。传媒在任命“代表”的时候，完全忘记了那一群“沉默的大多数”。对于我们来说，要避免被“代表”的命运，最好就是不再沉默，让自己发出声音。在此意义上，自传也许是一种丰饶的文学样式。

自传的合法性还来自于写作的传统。法朗士曾说过：“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以后人们干脆认为一切作品都是自传。在日常生活中，我就有这样一种经验：只要细细地读完一位作者朋友送来的文集，他（她）家里有什么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就一清二楚。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也都是写了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者的影子。在理论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浓缩了的自传”——那些由生活经历造就的观念，要将其还原为作者的历史，必须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予以破译。更宽泛来说，每位写作者都是“我手写我心”，除非是写那些应命之作。相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品类型而言，自传只不过更真实、更全面地书写作者自己的生活而已。

但是在另一方面，自我暴露（满足别人的窥阴癖）、自我辩解（博取别人的同情）、自我标榜（宣传和炒作）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这些都是陷阱。对我来说，写作始终应该考虑要让读者得到什么。我不是一个杂耍演员，也不是乞丐，更不是道德教师。我与读者都

是一个个独立的人，在互相尊重的条件下，彼此交流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会猜测读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尽量地选择这些话题发表见解，但不会把自己生活中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倒出来，增加别人视觉上的负担。由于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在某些方面，我们有着相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因此，就一些公共的话题发表看法，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就像在股东会议上的发言。但把个人私事拉扯进来，显然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工作效率。

古斯多夫的意见也是应该给予重视的。不管怎么说，人的自我都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我们诞生于母腹，人类则诞生于自然。我们的本能、我们的知识，多数来之于遗传，只有在人生的极少数时候，我们才处于一种创造的状态。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宇宙已经有上百亿年的历史，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人类也有上百万年的历史，怎样摆正我们在宇宙、在业已形成的社会历史中的位置，都是每一个自我必须面对的问题。自我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尽管卢梭的时代已有“天赋人权”的说法），这是个有待证明的问题。特斐尔的阿波罗神殿有一处铭文云：认识你自己。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只有树立了一个超越自我的神，人类才获得了一个参照物，获得了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因此，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卢梭的《忏悔录》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认为当末日审判来临时，站在上帝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敢说比他好。卢梭的这种自以为是让我想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那个叫“无知”的人。他在与“基督徒”争论中遭到反驳之后，仍然坚持说：“我相信我的信心不比你们差，只是我头脑里没有你们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罢了。”卢梭与“无知”都是我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他们在任何一场争论中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之后，都会坚持说：“反正我是对的。”卢梭是第一个把“无知”当作纯洁、天真的人，他认为人类的童年是最

美好的，任何进步和发展都是一种罪恶。“我”本善良，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污染了“我”。卢梭的观点赋予愚昧、懒惰以合法性，为某些族群拒绝进化找到了理由。卢梭身后的历史表明，这种反文明的原教旨主义几度以“革命”的面目出现，对我们的世界曾造成多大的伤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希特勒至死也认为他是在“为人民利益服务”，在自以为是这方面他与卢梭如出一辙。今天，人们应当警惕那种“我”永远正确，错在别人的思维模式，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犯错误的人总是把责任推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自传是连续的散文，但这部书稿最后却写成单独成篇的散文集，尽管连读起来，它也接近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安排，为的是“批发兼零售”，读者既可通读全书，也可选取其中某篇来读。同时，它也表明，这本书与一般理解上的自传，甚至回忆录都有所不同。之所以不选择诗的形式，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在写作时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之所以不选择小说的形式，是因为在这里我追求真实。我对事件背后的原因的兴趣，远大于对事件本身；对探求知识的兴趣，远大于讲故事的兴趣。因此，论说性散文对于此刻的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一种体裁。

二、关于一个人的历史

一个站在新世纪开端处的人，反观近三十年间走过的路途，无疑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一方面是我由婴孩成长为青壮年；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转型。个人的生活经历，被镶嵌入国家的这段历史之中，从小孩到成年人，不断地变换着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体验自己的生活，然后在 20 世纪结束之后，终于将这些体验串联起来并形之文字。

克罗齐说过：“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他又说：“当我集中思考过或将要对之进行思考并根据我精神上的需要而重

新加以阐述时，它们才是，或将是历史。”这些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最少适用于我这部书稿的内容。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由当下的生活和思考引发的兴趣是一个预设的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的事件，才会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并获得了若干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意义。因为一部60多篇散文的书稿，不可能是一段30年生活的全景录像，而将这段录像公之于众（假如有这样一段录像的话），也毫无意义，只会浪费读者的金钱和时间。问题的复杂之处（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就在于，往事是当初的我感受、记录的，而对之进行重构（剪裁并赋予新意）的是现在的我，这也是一个除魅的过程——包含着对初我的批判和纠正。我的史观不同于卢梭，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人），他们认为历史过程是堕落、倒退，最好的光景是在人类的童年，而我认为历史是人类进化史、历经考验获得真理的历史，最美丽的图景应在未来。

我对过去的历史所感兴趣的是苦难和错误，希望从中学习到什么，而不像一些写作者一样，虚构出一个美好的童年、田园牧歌般的农村生活。我过去曾困惑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沉浸于对往事的虚构和美化，最近终于弄清楚这是由于国人的巫术化思维（诗性智慧）使然。由于缺少外来文明的挑战并由此产生的反响，也由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天性，我们终于把先民的思维方式保存到现在。这种思维方式也在我的脑袋中存在，只不过在几年前，经过对自我，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番反思，我才提出“皈依理性”的主张。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除了性格上的原因（我从少年时期起便有点愤世嫉俗），鸦片战争以来不少中国人开始批判中国文化（“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我受到这些著作的影响，最少它们使我感到“吾道不孤”。以前我只顾着批评别人，后来发现自己也应放在批评之列。本书的兴趣总的就是关心文化转型的问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只要中国人（包括我）从巫术性思维转型到理性思维，我们的前途便充满希望。因此我觉得目前最要紧的事情仍是搞好思想启蒙和科学教

育，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环节。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有“六经皆史”之说，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讥之为“夷经为史”，他说：“使人只注意到外在的事状而忽略内在的深层意义，史外已没有甚么可传的心了。”哲学高于历史，恐怕中外许多高人都有此看法，如饶老所举的中国元代的吴莱；放眼西方，则有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也是重哲理而轻历史的。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在文章中议论往往多于记事。但近两年来，章氏“六经皆史”四字又似乎时时凸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肯罢休。读《圣经》时，我就感受到它是一部经史合一的文本，在别的文章里我曾尝试过用历史的方法去解读它。在有限的自然科学知识中，我又似乎得到一个佐证：若干物理或化学定律（经），同时也揭示了地球或宇宙形成的过程（史）。比如，地球上水的形成和实验中水被分解或重聚的过程，后者无疑是前者的重现。科学家斯坦利·米勒在1953年做了一个实验：他在试瓶中重构了早期地球的自然环境，一周以后，他发现了氨基酸——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在基因工程、遗传学等生命科学领域，随着对基因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对遗传密码的破译，人类将获得比进化论更全面的一部生物进化史。更可喜的是，人类可能获得接近于造物主的能力，对世界的物种重新进行洗牌和发牌，解决由于环境破坏带来的问题。因此，历史中包含着对真理的启示，至于人们从历史中看到什么，也就应着那句老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人类的天赋与缺陷决定了“经”与“史”不可偏废，既要分析，也要验证。

最近二十几年，可以说是中国唯一一段比较顺利并走得比较快的现代化历史，而此前的现代化，则一直在内忧外患中进行，并受到各种传统力量的强烈抵抗。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我出生的农村是一个文化和礼俗都非常古老的地方，除了华侨的一点接济，就完全是一种自供自给的小农经济。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基本影响不到这些村落（这个问题说起来复杂，可能

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我出生的那个时代它们已经被割了“尾巴”并实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只是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才忽然被列入沿海开放区，管辖它的地级市则被设为特区。公社被撤销，我的兄长及其同龄人进入城市打工，或办起家庭小工业。接着我也由于读书的关系从农村进入城市。

从抵抗现代化到认同现代化，我经历过许多次心灵冲突，有时甚至陷入危机状态。与我的兄弟姐妹不同，我似乎是一个被选中作为现代化的试验品的人，第一阶段在学校里接受理性思维（数理化）的训练，但我却爱上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这对我来说，就是古代精神战胜（或抵抗）了现代精神，为此我经历了一场心理危机。第二阶段，我有点侥幸地考入了一所准军事化的学校并获得一份工作，开始了体制内十余年的组织生活，无时无刻不被制度所强制，同样也经历了大小不等的心理危机，并产生逃亡的想法，但一直走不成。这个试验的过程已经超过了20年，从那个被推下海洋的时刻起，一直游啊游，游到现在的位置，我不知它是一个小岛，还是已经到了彼岸。总之，我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此，萌发了对走过的这段历史进行一次梳理的想法。

我也奇怪于，自己本是一个古代人，为何能够转变成一个现代人？其实，我现在经常批判的那些东西，如狭隘的民族主义、专制思想、复古情结等，都曾在我的身上出现过，许多批判，面对的就是过去的自己。也许，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我逐步学会了换位思考；也许，在冲突与危机过后，现代文明也给我一定的报偿。另外一种理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也存在着一条“内在批判”（余英时语）的理路，周氏兄弟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最近我有一种看法，儒学是中国人一次不成功的理性化，如它的经典中就保留了《诗经》。经过春秋时期一阶段散文的繁荣，接下来又是诗歌泛滥的时代。儒家没有一位超越性的、永远引领着人

们向理性前进的神，这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正是这次不成功的理性化，使中国人区别于现今那些原教旨主义者。至于义和团情结，则显示出儒家无力控制的传统的另一面（底层的、或称小传统）。

我的历史不是一个人的历史，或者严格地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的历史，如果“历史”不仅仅是眼睛中的现象的话。假如我们国家不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推行现代化，就不会有我的这些历史。从另一方面说，我的基因中储存着祖先的历史，家乡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的遗传，整个中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也可作如是观，凡此种种，决定着我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上面提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论点，旨在说明，观念是历史的抽象，历史则是观念的演绎。当我们开始阅读中外各种著作的时候，我们就在触摸自己以外的历史；当我们接受这些书籍中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把别人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人的各种行动，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在行动。因此，人的历史，不如说是观念史。

三、关于人的命运及使命

我是相信命运的。有这么几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童年时，我曾掉落在溪流里，幸好当日水浅，我自己爬上岸来。少年时，我骑自行车，在公路上被一辆油罐车撞得飞出老远，但却毫发无损。一次次历险之后，我意识到生命将在某场灾难、疾病中终结，因此，每次遇险，都是生命时钟的一次报时。有时，我提醒自己：你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在另一个版本的命运（故事）中，我已死去多年。

生命开始时被封闭在一个空间里，哪扇门被打开，你就从哪里走出来，演绎自己的历史。在无限可能性中，你的经历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如果这个世界为一台超大型的计算机所操控，那么，每个人根据自己出生的时间、地点，都可以找到自身在这台计算机中的

程序。但是，要了解自己的命运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基因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预测人的身高、体重、相貌，以及将在什么时候患什么病然后死亡。但这仅仅是命，而不是运——你将遇到什么事件，包括诸如失足落水、被车撞等等，这些事件会赶在疾病之前夺去你的性命。中国的命理学曾试图对人的命运进行全面的解读，从经验上，许多人接受了这套学说，但从学理上，它仍在许多地方不能为人的理性所接受——何以人的生辰八字是确定命运的密码？即使是这8个字符包含着一个人将要展开的历史，又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计划的实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也许能大体上说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支配人的心灵，继而支配人的行动，但事实上也无法穷究每一个细节，勾画出一部精神怎样支配人的说明书（包括发生学、动力学等）。然后还有许多问题，如这台计算机的程序是一成不变（造物者一次性创造，然后忙其它事去了，或是袖手旁观）——人根据自己出生的时间随机获得一种命运，还是这台计算机的设计者随时会来改动程序？我有一种预感，最终解读出这些问题的是科学，而不是玄学；但科学要解读出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它必须发现全部宇宙定律，拥有这台计算机的设计者同等的知识。

我所体验的命运是极其吊诡的。在过去的日子里，我追求每一件东西几乎都是一无所获，然后，又获得了一些不曾想要的东西。命运就像在跟我玩捉迷藏，但我又觉得它似乎是对的，因为时过境迁之后，我也发现，当初所追求的东西，不要也无所谓。但是，我很快又会陷入这个怪圈，再次追求命运不准备给我的东西，因为我无法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情况使我经常处于忧郁之中：人类（从始祖到我们）所承受的就是一种受诅咒的命运。回顾走过的道路，那是充满失败、错误的道路，而绝非“永远正确”的道路。在这些事情上，老实说，我是非常愚蠢的，至今我尚未想出解决的办法。也许，只有那来自天界的启示，

才能让我的智慧有所长进。

在一幅以自我为中心的图景中，所谓命运就是一个人究竟能得到多少福乐。但是，人如果能够超越自我的局限，认识到世界的目的性，也许就能领悟到自己身上的使命。迄今为止，只有生儿育女、传衍后代方面，才是被所有人认同的使命，其它则无从谈起。现在的人，谈到钱的时候，总是双眼放光，但一提到工作，则多半无精打采，能拖则拖，做起来也是偷工减料，不肯精益求精。以自我为中心来感受世界，则整个世界就是一座监狱，每个人都是囚徒，在里面接受劳动改造。这样想起来，自然是消极的。但如果以超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则明白这是一个试炼的过程，也是一个救赎的过程（因为始祖亚当犯下的原罪）。当过家长的人，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应该能理解到这一点。从孩子的本性出发，他是不愿意接受教育的，自由自在的玩耍是最快乐的。但是，家长与老师会强制他们，让他们学会记忆和思考，让他们遵守社会规范。理性化的过程绝对需要强制，这就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命运，但这里面包含着善意而非恶意。在这里，我忽然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去掉考试的压力，放任学生自由行动，学校将成为一个野生动物园，因为学校在拉人向上，社会则不然。如果一个学生在社会上就能受到良好的熏陶，则学校就可以专门教授纵深的知识，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培养他们。其实，现在的学生所受到的痛苦，许多是“父债子还”，前代人逃了课，这一代人就要补课。看来，试炼的过程无法省略。西方文明之所以走在前头，首先也是经受了中世纪宗教近千年的磨练。

以上这段话，不单是对别人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因为我也时时犯这样的错误，抱怨生活中有太多的苦和累、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之所以还有所醒悟，除了读书（主要是宗教哲学方面的书），还因为在此生中，曾受过别人无偿的恩惠，使我知道，除家庭伦理之外，还有社会责任（使命）。这样几个人，在我的书稿中基本上

都有述及。他们扮演的是摆渡人的角色，我不知他（她）是自觉的，还是“理性的狡计”在他（她）背后起作用。我也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我也曾经帮助过人，但我不想把这些事情写入这部书稿。愿意帮助别人，就不要期望别人报答，也不要炫耀这种恩典，因为这是使命（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或职业）。在人的使命中，最为崇高、伟大的是牺牲。没有牺牲精神，人类的历史就无法前进。这种精神不单显现在弱小者身上，而且也显现在强大者身上，甚至是至高无上者身上。耶稣是个最典型的范例，用自己的肉和血为人类赎罪。1600年后，有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时，说了宽恕他的仇人，并愿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的话。又100年后，美国国父华盛顿，无意于当君主，也不愿连任总统，由此开创了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牺牲精神就这样推动了人类的进化。

模糊的记忆

当我回忆我人生的时候，在其开端处，我的大脑只能搜索到这样几个记忆的片段，并且分不清哪个是前哪个是后。

片段之一：我在祖屋的院子里与几个小朋友一起玩“打针”，我扮医生，给几位小朋友“打针”。所谓“针”，是拜神的香烛燃烧后剩下的小木棒，可能比现在的伪劣一次性针头还不干净；所幸的是，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发现艾滋病。我怀疑这个片段是较古老的情节之一，因为印象中，我们几个小朋友不分男女都是“赤子”，即还没到用衣服来遮羞的时候。现在想起来，贫困也是我们没穿衣服的原因之一。

片段之二：我在祖母的背负下去一位族亲家里观看“落三姑”。时间是农历八月的一个晚上。“落三姑”是一项民间通灵术，由几位姑娘当主角，在周围的人辅助下（一边用瓶瓶罐罐制造出噪声，一边念着咒语，即歌谣），进入一种昏迷的状态，然后就可以见到冥界的亲人或邻居，并与他们进行交流。

片段之三：我在父亲牵引下在家门前的大路上漫步。时间近黄昏，所以路上有我们父子的投影，一长一短地向前移动。我随父亲去亲友家中闲聊。回来的时候父亲背着我，因为我睡着了，但半路上我又醒过来，看到满天的星星，听到田野里各种动物的叫声，还